

书墨画缘

上海的记忆

严坚平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风景写生

◆ 江宏



■ 严坚平《白白渡桥下》

浦江上的船影及黄浦江黄昏，均在辉煌的阳光下展现黄昏光色的奇妙变化，日落如日出般的响亮，乍看是从莫奈中来，细观则可体会到严坚平流转的笔触挑动着色彩间的互动，互映以及冷暖相融后的浑然天成，用丰瞻去作空灵，这种搏实为虚的绘画境界，透溢着他的才情。他学莫奈决非亦步亦趋，而是在风景写生的过程中，用眼与景色交流，用脑与大师交流，用心与画面交流；所以，景色是经眼睛过滤的，大师的成就时时在他脑中作取舍，画面便成了心绪的倾诉。同样的点

彩，他参入了比舍拉更为活泼的彩点肌理，也可以不时地亮出德加式的轻松；他对塞尚的体会也别具一格，往很响亮的画面上，会出现漫不经心的线条切割，极其鲜活，又令人感到他笔下的后期印象派大师的魅力。

这些印象派大师们的风范，大家者眼熟能详，就西方绘画而言，都属于历史了，然而让历史重放光彩，且从西方移到东方，这就要看画家的吞吐能力和运筹的智慧，严坚平的这些上海风景画，证明了他的天赋。

南宋湖田窑青白釉镂空熏炉

◆ 林山

文玩雅趣



1月20日至24日，《瓷海无涯——上海市收藏协会古陶瓷沙龙回顾展》将在中福古玩城中央展览大厅（福州路542号）举行。上海市收藏协会古陶瓷沙龙是在上海市收藏协会和中福古玩城支持下设立的古陶瓷爱好者交流的平台。自2007年成立至今，开展了专家授课、藏品交流、主题讲座、周边市场淘宝、景德镇学瓷、收藏回顾展览等多种形式的收藏学习活动，树立了去伪存真、学以致用的正确收藏理念，深受广大藏友的喜爱和好评。23日周六下午还将举办市民收藏公开

课——如何走上正确的收藏道路，欢迎广大收藏爱好者参观学习，交流提高。

此次展览展出了沙龙成员8年以来的收藏成果，其中将展出一件南宋湖田窑青白釉镂空熏炉。此炉呈球形、盖为半球形，模印卷草纹，依叶子边沿镂空形成出香口；盖为子母口，梯形底座、圈足；香薰下层外饰莲瓣纹，器外壁满施青白釉，釉面莹润，胎质洁白细腻，器型参见《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山西卷》封面香薰，整器清雅脱俗，充分体现中国宋代文人用器的雅致的审美情趣。

艺坛鸿爪

吴佩孚的书法

◆ 宣家鑫

提起吴佩孚，多数人的印象都是纵横一时的大军阀。然而这位镇压过云南护国军，讨伐过张勋复辟，并联合奉系军阀推翻亲日派政府的吴佩孚，却是熟读《易经》《春秋》的书法家。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汉族，山东蓬莱北沟吴家村人，祖籍江苏省常州。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晋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日本侵略者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回绝了。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12月4日，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贤二谋杀吴佩

孚，吴佩孚当场身亡，时年65岁。蒋介石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吴佩孚书法传世甚多，惜目前学界研究较少，此幅《草书》尺寸：177×45cm×2，款识：伯彭仁兄法正，子玉吴佩孚。印鉴：吴佩孚印、子玉。释文：孝亲友弟亦为政，存心养性即事天。此幅草书线条连绵缠绕，草法圆熟，用笔多实，厚重浑朴，一气呵成，豪放潇洒，雄强有力。不足是失之油滑，缺少变化，线条、墨色等略显单调。他的楷书、行楷作品，古味盎然，法度森严而又不流于板滞，颇有趣味。整体来看，吴佩孚书法，与同时期的“文治总统”徐世昌书法合称为“军阀书法”的并峙双峰，似乎并不为过。二人在政界均赫赫有名，书法本为余事，却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的确值得学界研讨。



操刀便凿的宁斧成

◆ 韩天衡 张炜羽

与建国后人才辈出、满园春色的江南印苑相比，北方篆刻界自齐白石身后略显落寞。虽有顿立夫、邓散木等原居上海的印人因工作缘故北调京城，与白石翁和寿石工的弟子刘冰庵、金禹民等形成合力，继续推动北派篆刻艺术的发展，但不论在技法或气魄上，都无法超越他们的师辈。而此时有一位自谦“六法未研，操刀便凿”的辽宁海城印人宁斧成，以其气冲霄汉之势，横刀笑傲于京华。

宁斧成（1897—1966），号老腐、腐成、宁二，别署宁静庐、淡墨斋。早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校，任奉天督军署录事，后移居天津，供职于天津铁路局，任文书科主任。1948年定居北平。数年后参加了新中国北京成立的第一个书法社团——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结交了溥雪斋、郑诵先、郭风惠、李苦禅、许麀庐等名流，并于1962、1964年，先后在北京和平画店和辽宁省博物馆成功举办金石书画个展，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了他个人的书画、篆刻创作纪录片，名声大震。但在艺术品消费市场尚未形成的时代，生性淡泊的宁斧成仍过着俭朴的生活，从所镌的“不忧贫”、“寒士生涯”等印中，可窥见其甘守清贫、自适其适的高尚情操。

宁斧成早期师从辽沈名家邱子佩、袁子春习画，后上追清代指画大家高其佩，所绘花卉、人物、山水，色彩清新淡雅，构图简约灵动，逸趣横生。宁斧成对自有的绘画水准充满自信，称：“予之画作三百年后自有入赏之”。同样不愿拾人牙慧的他，也擅长隶书，初习《张迁碑》，复融合陈鸿寿、赵之谦、郑簠及《礼器碑》之长，开创出结体宽博奇特，横画时断时连，富有装饰之感和斑驳金石气的“宁体”隶书，颇受北人的喜爱，并参加了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与《每日新闻》社举办的《中国现代书道展览》，引起东瀛人士的关注。未几“文革”狂飙突起，年届古稀的宁斧成伴随着他的艺术如烟般消逝。

宁斧成在晚岁自题印册时称：“余少好篆刻，师心自用，都不中矩度。窃仪秦汉印浑厚苍古，每一奏刀，总恨腕力脆弱，迄未敢以示人。”然而综观所制，多痛快淋漓、奇拙苍朴之作，自谦“腕力脆弱”，令人费解。但看到宁斧成借用赵之谦印跋“治印妙处不在斑驳，要在浑厚，学浑厚全恃腕力”来刻款，以及“治印必须浑厚，主要在腕力，大刀阔斧，以奔马势游刃以成之”等印语时，逐渐明白他所追求的高境界是秦汉式的“浑厚”，而这理想的“浑厚”按赵氏之理论当仗仗强劲的腕力来实现。宁斧成参融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之法，用刀恣肆苍劲、大胆泼辣，魄力不在白石翁之下。但吴、齐二位大师的成功，全在有一套成熟并独具面貌的篆法、刀法体系。而宁氏的印风游离于两家之间，加上变形夸张的篆法部首，一些刻意人为的章法留空，并采用弟子从京西河沟中捡来的粗略打磨的石料，纵使印面大块缺角，外形突兀，或形成不规则的梯形、四边形也不计。也许这正是自谓“不求技妙为神舒”，我行我素的宁斧成孜孜以求的个人面目。他放手纵刀，刻过“贵在手辣胆大”、“斧子之豪”、“真痛快”等直抒胸臆的大写意印章，也发出过“古人摹谁”、“我用我法”、“法古创今”、“不觉浑苍傲邓（石如）黄（易）”的豪情壮语，但一门艺术创作如过多背离其传统的表现形式与规律，就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论者谓印可狂放、霸悍，而不可沾染俗气，失之文气，这也许是宁氏印作的短处。

宁斧成喜以俚语入印，亦为一大特色。如“斧牌出品只此一家”、“宁土别俗”、“足够瞧老半天”、“有点俗”、“书不可不读”、“不容易”等，不仅充满着诙谐的趣味，也是他篆刻艺术探索心迹的最好剖白。



■ 宁斧成“茫茫九派流中国”

印坛点将录

99